

“行者”的目光

——读张鸿散文集《月白如纸》

林培源

张鸿写散文，不求厚重绵长，而重真性情的抒发，与强调“大境界”、题材包罗万象的“大散文”相去甚远，和那些凸显机锋妙语的随笔杂文又截然不同。她的散文，取材于游历和行走中的见闻，目光聚焦之处，总能发现有情的人物和细节，笔到意到，颇具个人风采。这不禁让人想起苏轼写出《江城子·密州出猎》后欣喜致友人所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柳七郎风味”是遍地风流，人皆歌咏，而“自是一家”则代表了挣脱窠臼的趣味和格调。这样的写作精神和追求，在散文集《月白如纸》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月白如纸》收入张鸿的散文46篇，从目录编排来看，全书不分辑，有一气呵成、自成体系之感。书中所收文章标题，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地名：新疆、也拉曼、奔子栏、牙香街、喀什库干、太姥、“昆明到腾冲”、新篁、河阳、潮州、“宽巷子、窄巷子”、独龙江、香格里拉、松赞林寺、江夏、治力关、上清宫、安溪……从遥远的藏地到云贵高原，从“南中国”的海边到粤东的潮州，散章即为足迹，勾连起来，便成了一幅横跨南北的“行者”地图。当然，这样的辑录和编排，容易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部“游记”，然而，只需读过其中任何一篇，读者便能品出其有别于游记的深沉况味。

对张鸿而言，地名不过是符号，是标签，每一篇章背后的“人”才是写作者目光垂注之处，比如《新疆老张》一篇。老张是一位兼导游的饶舌司机，在这趟穿越“三十里营房、康西瓦烈士陵园、狮泉河(阿里)、珠峰、陈塘沟、日喀则、

拉萨”的旅行中，康西瓦烈士陵园是老张唯一驻足停留的地方，“我”跟在老张身后步入陵园，只见“新疆老张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酒、香烛、香烟走到烈士纪念碑跟前，绕着纪念碑倒上一圈白酒，在正前方点上香烛、插好，点上香烟摆在纪念碑台上，嘴里念念有词……”康西瓦陵园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陵园，这里长眠着105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印冲突中壮烈牺牲的士兵和新藏公路建设中牺牲的军人。面对这段沉重的历史，作者写到，“他脱下军帽，大风吹乱了他一头本来就乱的长发，右手抬起，敬了一个军礼。我站在他的身后，也抬起了右手，敬礼！”张鸿擅长以白描见真情，不置一句评语，这篇《新疆老张》从老张的外表、语言写到行为，在浅白质朴的行文里刻写人物的内在，不刻意拔高形象，篇幅不长，却有种感人肺腑的力量。

张鸿写人叙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文字有粗粝感，仿佛生活的风沙扑面而来。这种散文的作法，在《也拉曼的艾斯肯》一篇中更为动人心弦。在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搭建的木帐篷里，“我”遇见了也拉曼村里“最老的老人”艾斯肯：“大皮帽下，白发、白胡、白眉、老人无牙，瘦，长马靴，弓着腰，走路慢而迟疑，一双典型的哈萨克族男人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笑的时候如果不用力就像是阳光刺着眼睛有点睁不开的困惑。”91岁的艾斯肯老人是当年“新疆王”盛世才的部下，后来被迫退役了，支撑老人挺过来的信念是，“他是一个爱国的军人，也参加了抗日战争。”上世纪九十年代，艾斯肯老人终于获得了国

家补发的退役证书，享受抗日老兵的待遇。因此，得知“我”来拜访，他才如此激动，用颤抖的双手，将珍藏在一只上了锁的皮制公文包里的“退役补发证”、一本“哈文版的《少数民族抗日战争回忆录》”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部队军用水壶”等掏出来，“每拿出一样，老人就努力用语言描述着当时的情形”，这些珍藏的物品，是老人“活了一辈子的命”。张鸿写这一些“他者”，毫无猎奇之心，只是一点点靠近，侧写一段人物生命的横截面，见微知著。这种体恤人心的写法背后，是写字为文的慈悲与“不忍”。如此，我们才能在别人的故事中照见自己。

除了写人，《月白如纸》还有一批写自然、万物有灵的散文，如《文面的喃奶奶》和《在吉祥的阳光照耀下》等，这些篇章写人在边地的探访和行走，不仅是“有情文章”，更是接近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记录。女子文面，是古纳西王国遗留下来的悠久习俗，为“独龙族”特有。年过八旬的喃奶奶生活在封闭的独龙江峡谷山村之中，远离城市和现代生活，“我”接近喃奶奶，如同一个未经世事的孩童，倾听文面背后的“泛灵论”传说。独龙族认为，“世间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都有灵魂，一个是灵魂‘卜拉’，一个是亡魂‘阿细’。‘阿细’是人和动物死后出现的第二个灵魂，他们认为漂亮的花蝴蝶就是妇女们的‘阿细’变成的，红、蓝、白色的蝴蝶是男人的‘阿细’变的。蝴蝶死了，人的灵魂也就永远不存在了”，所以，独龙江文面女脸上的花纹多似蝶状覆盖，而捕杀蝴蝶，在独龙族是犯禁的。《文面喃奶

奶》一篇领着读者走进一个远离现代生活秩序古老世界；而《在吉祥的阳光照耀下》里的扎西尼玛，则是一位写诗的公务员，他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拍摄纪录片《冰川》，记录德钦明永村冰川的消融和生态危机。在扎西眼中，卡瓦格博雪山是神山，冰川是藏族人眼中的圣洁之地，他拍纪录片，奔走呼号，为的是警醒灾难灭顶的未来。他写的诗，更是浸润了自然万物的灵气，洁净犹如冰川，作者抄录了扎西的这首《梨花》：“前些年的梨花/雪一样白/雨中的梨花，像湿漉漉的爱情/蹿到面前；今年的梨花/第一朵白里泛红/最后一朵猩红/耀亮在梦里梦外；乡村的梨花啊/四月开/五月落。”诗句错落有致，有俳句之风。

张鸿曾当过兵，又在编辑的岗位上任职多年，她对文字的苛刻，对散文写作的训练有素，还体现在她不拘泥于纸短情长、儿女愁绪，而是能将目光延伸、凝聚到历史人物身上。《月白如纸》中，她写中国报业之父梁发，钩沉历史，替读者正本清源，道出

梁发与洪秀全、林则徐的关系，为这位影响近代历史的报人立传(《寂静的房子》)，也写出身于福州名门望族、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将领的萨镇冰，历史幽暗处人的抉择与命运，被张鸿的文字所照亮(《大地散章》)……此外，《月白如纸》还有若干写“体己话”的篇章，或回顾青春往事，或记述自我修行，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读之仿佛与熟人晤面，促膝长谈，亲切而真挚。正如“后记”所袒露的，散文“有着各种可能性，如水一般，可涓涓、可淙淙、可汤汤，她甚至野性放肆，不确定走向”。水随万物而赋形，《月白如纸》收录的这批散文，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学观。

有一类散文是让人静的，有一类散文是让人动的，还有一类散文则“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认为，张鸿的散文正属于后者。自称“行者张鸿”的她，爱游历，喜行走，谓之“动”，而行走中的沉思和目光则是“静”，一动一静，动静皆宜，成就了张鸿散文独具一格的风范。



一颗石头的命运

周于盼

小的时候，每到放学，我都热衷于做一件事，把操场上的一颗石子踢到家门口，铺跑道的石子是黑色的，别处见不到。八百米的路程，对我来说不长，对于一颗石子，也许是它一生的路程。我踢得很小心，用力太轻觉得不过瘾，用力太猛石子就会飞到马路上，需要把握分寸。之所以爱干这件事，是因为把一颗石头移动到不属于它的地方，好像创造了一种新的命运。我幻想某一个发现石子的人，如何惊异于它出现在并不相符的地方。后来开始写作，我逐渐意识到，写小说这件事，就像是移动一颗石头的命运。

《招摇过海》里的八篇小说，都是近两年写的。两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换了城市，辞了工作，一切仿佛从头开始，就连写作用的电脑也换了。对于文学，我不是勤奋的人，常在键盘跟前睡着，但醒来也着急地敲下两句。一天写下五百字，一个月也应该能完成一个短篇。这种精打细算下，随之而来的是焦虑，精神时常游离肉身自己走动，去往麦田或悬崖。从而意识到，小说家也是有风险的职业，要

与不同的情绪摩擦，要与周遭世界坦然地对抗。

十多年前，我在高中教室里完成了一篇小说，那是我完成的第一个像样的短篇，准备拿去参加一个作文比赛。为了发一封电子邮件，我不惜逃学去网吧，当时学校把这事管得很严，一旦发现将被勒令退学。那个夜晚，我揣着小说跑向网吧时，一度惊讶于自己的勇气，不像是我会做的事情。但在那一刻，机器里的作品成为了更为重要的东西，仿佛在河中溺水，顾不上身体下沉，只是拼了命地想把手里的东西递到岸上。

我一直试图记住那种状态，在教室里肆意地幻想，写作是每时每刻都能进行的活动，只需要撬动一点思维。我不仅虚构故事，也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像样的作家。它很私密，不为人所知，两眼依然出神地盯着黑板，代价是会考砸所有的科目。高中毕业后，我拿到了一份糟糕的成绩单，和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它们几乎同一时刻到我手里，两条路在我面前铺开，而我早已做完了选择。

202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集，基本根植于自己的幻想，像一场漫长的雨季，一点一滴坠落到水面上，形成它的波纹。写小说是向内挖掘的过程，不免有掏空自我的恐慌，先用想象力抵挡一阵。《马孔多在下雨》之后，我陆续写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大象无形》《命里有时》和《雪泥鸿爪》，多数和人的成长相关。相比而言，我更擅长写这样的作品，简单浇水施肥后就能发芽结果。它们更为亲近，仿佛是某种细致观察后的延伸，好比面对一个空荡的秋千架，总不免想象出一个人人在上面摇摆，而我的工作就是创造这样一个人。

2022年底，我在北京写《招摇过海》，从太平洋上的一座荒岛写起，写完开头，心里比较满意，满意到害怕后面的故事配不上这样一个开头。我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如此，作为作者，对情节和结尾同样一无所知，这种写作方式看起来很业余，因此从不与人言说，只是默默地跟着人物去冒险，以求从纸上召唤出一个传说。我热爱故事，喜欢编织，喜欢到就算不从事写作，也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裁缝。

八篇小说，假如有什么追求，

我希望它们虽然出自同一家厂商，但能够拥有不同的面貌。短篇小说集就像摆一桌菜，最好各有形状，味道也能不同，为了这个追求，擅长做鱼的人也要去学着炒菜，因为重复总是令人失望。但创作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桌上的盘子快满了，客人也酒足饭饱，起身要走。文学被时代挤到了边缘，这是小说家的宿命，做最后一排的观众，望着台上也瞧着台下，有时也站到幕后，虽未被聚光灯照耀，但野心却不小，也妄图勾勒出时代的影子。

如今回看，写小说也已多年，起步早一些，没有被别的事情耽误太久。以至于半夜惊醒时，总不自觉地想象另一种人生，如果没有写小说，应当是忙于考学、找工作，不常走入书店，也未曾认识那些朋友。想到后面，不由地庆幸当初曾拿起过笔，走上这条路，偶然性也有，于是格外珍惜。后来想到，也许也是那样一块石头，被写作这件事踢着，去往命运的支道上，翻滚寻找，把自身打磨成更锋利而非圆滑的石头，把支道走成主道。或许命运本就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